Globethics Repository



神學家與莫扎特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Li, Cheng Yan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SCS)
Download date	2026-11-13 14:22:01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563

神學家與莫扎特

李承言(四川國際文化大學德語系教授)

巴特/漢斯・昆著，朱雁冰、李承言譯：《莫扎特的自由與超驗的踪跡》(香港：道風山基督教叢林，1994)

關於莫扎特其人、其作品，自這位偉大天才死後，人們便試圖從不同視角、從不同層面、以不同形式進行研究和評說。本書收進的兩位作者的研究和評說是從完全不同的視角、不同的層面，卻又是完全尋常的周年紀念文章和演講的形式展開的。與以往莫扎特崇拜者和研究者最顯著的不同，也許在於這兩位作者都是神學家：卡爾・巴特是新教神學家，漢斯・昆是天主教神學家。昆在他的文章試圖從神學視角、從宗教層面上，即從莫扎特的天主教社會屬性和他生活於其中的宗教氛圍來分析莫扎特音樂。巴特對莫扎特音樂的解釋之神學印記也是顯而易見的。僅就這一點而言，他們文章便是頗有新意的，尤其對於中國讀者。因為關予莫扎特「個人和他的音樂之宗教層面的著述」至今仍不多見。(本書55頁)這兩位神學家的文章成文的間隔時間恰恰相當於莫扎特的在世年齡：巴特的幾篇文章是在莫扎特誕辰二百周年紀念活動期間(1956年)陸續發表的，爾後結集成冊出版；昆的文章則是為紀念莫扎特忌辰二百周年(1991年)而作。三十六年對於一個人的生命，尤其對於像莫扎特這樣一個天才的生命而言是太短，太短

了。但對於莫扎特研究而言，這卻超過了一代人的時間。昆的文章將莫扎特音樂置於當今時代精神的氛圍之中，更貼近我們，這自不待言。但是，巴特的文章卻並未因年代久遠而失去光彩。從某種意義上看，昆的評說是巴特解釋的繼續和深化，至少在我們看來是如此。

我們的這一看法也許會令人產生疑慮。且不說兩位作者為文時代上的間隔，他們一為新教神學家，一為天主教神學家，這一事實也會使人回憶到自宗教改革運動以來兩個教派之間所發生的種種爭論、衝突。作為兩個教派的意識形態維護者的神學家對於作為天主教徒的莫扎特的解釋怎麼可能是一脈相承的呢？當然，這一疑慮並非完全沒有根據。

巴特是新教辯証神學的奠基人，他認為上帝是人只有在信仰實踐中通過上帝在耶穌基督身上的啟示行為才可能把握住的全然的另一位。他貶低自然神學觀念，因為人的墮落已經敗壞了人的自然理性。這一點與天主教神學大相徑庭。天主教神學承認人的自然理性認識是作出信仰決斷和理解信仰內容、進而認識上帝的基礎，儘管它無法承擔從本然意義上奠定信仰的功能。正是基於這一點，昆指出，沒有其他任何音樂像莫扎特那樣「以其感性和非感性的美、力量和明澈證明，一藝術中最不具體的音樂與始終和音樂有特殊關係的宗教這兩者之間的界限是多麼綿薄、多麼脆弱。因為兩者雖然不同，但都通向那最終不可言說者，都通向奧秘」。他說：「只要我敞開心扉，我便能夠在這種說着無字語言的音樂中為一種無法表達、不可言說的奧秘所感動，我便能夠在這令人折服的、令人感到解脫、令人感到幸福的音樂經歷中感觸到、感覺到和經驗到那至深之深或者至高之高的臨在……宗教語言為了概括表

述對予超驗的這種體認和揭示，始終需要上帝這個詞。」這些話無異於說，像莫扎特這樣的天才所創作的音樂如同基督宗教一樣，可以引導人走向上帝、認識上帝。

新教神學家巴特認為啟示僅限於聖經之言。昆指出，巴特到了晚年方才在他的《教會教義學》這一未竟之作的最後一卷承認，「除了耶穌基督的唯一之言和唯一之光，在創造物世界還存在着其他一些光、言和眞理。不過，他以為這些只可以說是那唯一之光的反光，那唯一眞理和啟示的反射」。他對莫扎特音樂的解釋也許反映，甚至超越了他在他的《教會教義學》中所達到的這一認識。人們都知道，莫扎特自幼便以音樂為伴，他被剝奪了接受學校教育的機會。儘管他的父親教授他一切，但大都是與音樂有關的知識。而且，正如巴特所指出的，莫扎特對他那個時代豐富的自然和歷史學科，甚至對(除音樂以外的)藝術，如古典文學，根本不感興趣。他甚至不知道一個名叫康德的同時代人的存在！他對當時發生的政治事件也是茫然無知，至少是不曾為之所動。但是，莫扎特的音樂卻又是包羅萬象的，這表明他似乎無所不知。他從哪裏得到一切知識的呢？巴特提出這個問題以後說：「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想必他所具有的某些感官使他事實上有能力衝破他那種古怪的表面上的封閉狀態，攝取他顯然善於表現的世間萬象吧。」正是由於莫扎特攝取了世間萬象，所以他的音樂是「整個宇宙以縮微形式被表現於音響之中」的東西。巴特斷言，作為人的莫扎特聽見了「宇宙之音」並使之歌唱起來，而音樂家自身「只起媒介作用」，只是「幫助他生活於其中的音響宇宙中的一小塊變成形體」。而莫扎特自己「在某種程度上成了一件樂器，他只是讓人去諦聽他顯然聽見的東西，那是來自上帝造物的、浸潤着

他、在他心靈中昇華、而現在又從他心靈中逸出的東西」。巴特認為，莫扎特雖然並未想到去讚美上帝，但他的這種對上帝的謙恭態度說明他是在「實實在在地力行」。

從巴特的這一段描述，人們當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莫扎特音樂是超驗的，莫扎特所具有的「攝取世間萬象」的「某些感官」不是別的甚麼而是人精神所具有的超驗性。他聽見了「宇宙之音」，他的音樂傳出的是「宇宙之音」。而這「宇宙之音」，即原初本音，在基督教看來只能是來自上帝的聲音，或者如巴特所說，來自「上帝造物」的聲音。如果這一結論可以成立，那麼，巴特無異於承認，人之走向上帝，認識上帝並不一定在信仰實踐之中通過上帝在耶穌基督身上的啟示完成。或者如巴特從相反的方向上所說：「無論如何，人們必須考慮到，親愛的上帝有一條接近莫扎特的特殊捷徑。」(本書13頁)巴特引用《馬可福音》的話解釋說：「有耳朵可以聽的，都聽吧！」莫扎特聽見了並且用他的音樂，像「一件樂器」那樣將他所聽見的傳播開來。貶低自然神學、貶低人的自然理性的巴特在這裏不是恰恰表現了自然神學觀點、不是恰恰承認了自然理性的力量嗎？可見，巴特在莫扎特音樂中所發現的「宇宙之音」與昆從中聽到的「超驗的踪迹」並沒有多麼大的差別，這可以說是異曲而同工。昆由於不存在神學觀念所帶來的心理障礙說得更為直接，他在描述他聽莫扎特音樂的經驗時說：「我突然感到，我已經完全脱離了我所面對的音響實體」，只聽到渾然一體的聲音，只是音樂而別無其他……我感覺到，我完全返歸於自我之內……自我陷於沉寂，一切外在者、一切對立者、一切主體與客體的分裂轉瞬間全被克服了。音樂不再是對立者，

而是縈繞者、浸潤者、由內而外的祝願者，充盈於我的整個身心者。突然，我腦海中浮現一句話：「我們在其中生活着、行動着、存在着。」這是保羅在談到尋找、探索和發見上帝的情況時說的一句話：「上帝跟我們每個人相距不遠，我們就在他之中生活、行動、存在。」(徒17:27)

巴特和昆在莫扎特音樂解釋上的異曲而同工不是偶然的。巴特在戰後積極參與普世教會運動，第二次梵帝岡公會議之後曾訪問羅馬。昆曾因在天主教內部關於無謬說、教會與上帝的討論中所提出的一些觀點而於1979年被梵帝岡信理部剝奪神學教職。從本書也可以看出他對其他教派的和社會的思潮所表現出的寬容態度，而且不時流露他對基督教神學前輩巴特的敬意。人們也許可以不揣冒昧地說，他們對自己教派的神學觀念都有所超越。這兩位誠實的學者在為文之時大概不會想到——巴特更是絕對想不到——他們關於莫扎特音樂的文章會合為一冊以另一種語言在一個非基督教國度出版。這是否可以被理解為「檻外人」在別一個思想層面上的超越呢？

當然，這位兩神學家關於莫扎特音樂的評說只是兩個世紀以來人們所作的諸多評說的一種可能性。未來世代還將繼續不斷的評說下去。但是，人們能夠窮盡莫扎特其人、其事、其作品的方方面面嗎？也許莫扎特及其音樂的魅力便在於永遠保持其無法破解的奧秘，人們最終不得不像莫扎特的偉大同時代人歌德等人那樣，承認「像莫扎特這樣一個現象永遠是不可深究的奇蹟」(艾克曼：《與歌德談話錄》，1831年2月14日)而滿足於在他的作品中發掘自己或者時代所能夠理解或者所需要的東西。

Blank Page

此頁為空白頁